

<<古斯特城堡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古斯特城堡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13308373

10位ISBN编号：7513308373

出版时间：2012-11

出版时间：新星出版社

作者：徐则臣

页数：272

字数：236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古斯特城堡>>

### 内容概要

文稿包含了作者18篇中短篇小说。  
其中《古斯特城堡》这个短篇讲述了一个中国人在国外短暂旅居期间的奇特经历，作者以第一人称展开叙事，“我”既是叙述者也是作者的化身，小说营造叙述的真实感，让人身临其境。

## <<古斯特城堡>>

### 作者简介

徐则臣，1978年生于江苏东海，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，文学硕士，居北京，现为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编辑。

著有长篇小说《午夜之门》、《夜火车》、《水边书》，小说集《跑步穿过中关村》、《天上人间》、《人间烟火》、《居延》，散文随笔集《把大师挂在嘴上》、《到世界去》等。

曾获春天文学奖、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、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7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、庄重文文学奖等。

根据中篇小说《我们在北京相遇》改编的《北京你好》获第十四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电视电影奖，参与编剧的《我坚强的小船》获第四届好莱坞AOF国际电影节最佳外语片奖。

2009年赴美国克雷顿大学(Creighton University)做驻校作家，2010年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(IWP)。部分作品被译成德、韩、英、荷、日、蒙等语。

徐则臣被认为是中国“70后作家的光荣”(《大家》)，其作品被认为“标示出了一个人在青年时代可能达到的灵魂眼界”(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授奖词)。

<<古斯特城堡>>

书籍目录

- 1 镜子与刀
- 18 养蜂场旅馆
- 33 暗地
- 48 露天电影
- 63 雪夜访戴
- 79 梅雨
- 96 先生，要人力三轮吗
- 110 古斯特城堡
- 127 我们的老海
- 144 失声
- 159 鬼火
- 169 这些年我一直在路上
- 188 下一个是你
- 200 夜归
- 211 忆秦娥
- 226 河盗
- 242 古代的夜晚
- 259 九年

## &lt;&lt;古斯特城堡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镜子与刀 1 前面是门，后面是窗户。

门外是花街，一间间高瘦的灰瓦房，檐角像鸟的翅膀一样翘起来，几乎每个院子里都有一棵槐树。现在槐花正盛开，白白的团团簇簇占了大半个院子，团团簇簇的香甜味跟着风斜着往天上跑，经过穆家饭店的两层楼。

老板的儿子穆鱼站在二楼门前捂住鼻子和嘴，香味呛得他想咳嗽。

他离开门，转身回到屋里，无所事事地转了几圈，从抽屉里拿出一面小镜子，圆的，背面贴着一只凤凰。

他举着镜子爬到窗户边，对着窗外的石码头和运河照起来。

然后，他在心里念念有词：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大鱼小鱼现原形。

一点动静都没有，石码头还是石码头，运河还是运河。

有人在石阶上湿漉漉地走，有船在靠岸和离开，更多的船从运河上经过，摇桨的看起来好像原地不动，只有机动船才拖着大辫子一样的黑烟突突突驶过水面。

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大鱼小鱼现原形。

没有鱼从水里漂上来。

他觉得很没意思，甩了几下镜子，突然发现原来镜子里没有光。

这是背阴的一面。

他抓着镜子上楼了。

楼顶是个宽敞的平台，上午的阳光照在芦席上的四排鱼干上。

穆鱼舞动镜子，阳光像手电筒一样照到鱼干上。

然后是树、石码头、运河、船、来往的人，然后照到一条泊在岸边的巨大的乌篷船。

天灵灵，地灵灵，他还在心里念叨，就看到椭圆形的阳光照在了船头的一张黑脸上。

凭直觉，穆鱼认为那张脸应该超过八岁，具体超过多少他心里没数。

他只能用自己的年龄去衡量别人，超过八岁他就不知道会长成什么样子了。

那个男孩躺在船头睡觉，光头，肚子上只盖一件灰色的衣服，蜷缩得像条狗。

他的个头比自己大，穆鱼一看就知道。

这是个陌生人，穆鱼对他的兴趣开始只是他的光头，他发现镜子里的阳光照到光头上时，光头像灯泡一样发出了光。

他一动不动地照着，让它坚持不懈地发光。

光头男孩动了动，挠了几下脑袋，他感到了热。

他又张了张嘴。

穆鱼就把椭圆的阳光对准了他的嘴，嘴没有感觉。

又照他的眼。

他动了，摇了摇头。

穆鱼的兴趣就转移到了他的两只眼。

不仅照着，还不停地晃动，他觉得自己是在用一只透明光亮的手去摸光头的眼。

光头猛地摇了几下头，懵懵懂懂地睁开眼，疑惑地看看四周。

穆鱼赶紧收起镜子。

光头又睡了。

穆鱼再照，一会儿光头又醒了，他拼命地揉眼，突然坐了起来，穆鱼的镜子收迟了，他看到了一个光源，一个男孩趴在楼顶上。

他愣愣地看着穆鱼，突然从屁股后头摸出了一只白瓷碗。

穆鱼觉得眼前明亮地一晃，白瓷碗像太阳和镜子一样对他发出了光。

穆鱼偏脑袋躲过去，看到光头咧开了嘴在笑，一口比碗还白的牙。

他们开始相互晃对方的眼。

为了及时躲避远道而来的强光，两个人不断从这里移到那里。

## &lt;&lt;古斯特城堡&gt;&gt;

穆鱼的活动范围比光头的大，所以他觉得自己更开心。

他张大嘴嗷嗷地喊，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，但他不在乎&mdash；&mdash；很久没有人跟他一块儿玩了。

2 三个月以前，他开始出疹子。

医生说，最好不要见风和阳光。

父母就跟学校请了假，把他关在家里，哪儿也不许去。

后来疹子出完了，可以出门了，说话莫名其妙地又成了问题。

刚开始嗓子有点哑，逐渐说话就变得困难，到了后来，干脆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了。

到医院看，医生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，然后说，他们也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毛病。

倒是发现他下巴底下长出了一个疙瘩，黄豆粒大小，用仪器扫来扫去，没什么可怕的东西藏在里面。

可为什么就不能说话了呢？

父母又带他去了另外几家医院，结果大同小异，都没办法，就把他带回家了。

整个花街都对这种稀奇古怪的病有了兴趣，谁也说不出来个所以然来，但都争着献计献策。

一会儿这东西能治，一会儿可以吃那东西试试。

他们家是开饭店的，煎药熬东西人手多得是，但折腾了半天还是没效果，穆鱼依旧只张嘴不出声，急得父母每天晚上送走了客人，就抱着儿子抹眼泪。

后来豆腐店的麻婆拎着二斤豆腐过来，说她小时候在老家时好像听过这种怪病，得病的也是个孩子，九岁，请了跳大神的仙姑给祷告好的。

麻婆说，要不也试一下？

穆老板两口子大眼瞪小眼，试试吧，死马当活马医了。

就去几十里外的鹤顶请了位仙奶奶。

仙奶奶九十多岁，裹小脚，会跳大神，还会算命看相和用罗盘看阴阳宅，反正和神神道道有关的事都能干。

但她轻易不出山，年龄大了，呼神驱鬼的事情太耗精力，折寿。

穆老板费了不少口舌才请到。

仙奶奶说，要不是听说他的儿子才八岁，用飞机接她也不会来。

当然她是坐船来的。

穆鱼一见到她就被吓哭了，只掉眼泪不出声，他从没见过头发那么白、人那么瘦的老太太，就比电视上的骷髅架多一层皮。

仙奶奶嘎嘎地笑，说：“有戏。”

附身的鬼已经怕我了。

“她伸出一只枯瘦的手放在穆鱼头上，另一只抬起他的下巴，”没错。

“她说，”就是这个。

不能让它落地，一落地孩子就彻底成哑巴了。

“穆鱼觉得她的手冰凉，带了飕飕的冷风。”

他继续张大嘴哭。

“落地？”

“穆老板和他老婆盯着儿子的脖子看，没听懂。”

仙奶奶不理睬穆鱼的眼泪，用长指甲在小疙瘩下面的某个位置上点一下，“这里，”

她说，“不能让它走到这个地方。”

走到了就是落了地，孩子这辈子都别想说话了。

“穆鱼感觉她指甲尖也是凉的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好办，”仙奶奶说，在送过来的椅子上坐下，接过一根正燃的烟插到自己的小烟袋里，“我过会儿作法驱一驱。”

还有，这孩子三个月不能踩地面。

我是说，“她用烟袋指指脚底下和门外，”不能下楼，就待在楼上。

## &lt;&lt;古斯特城堡&gt;&gt;

“三个月不下楼，连一楼都不行，穆老板觉得有点过分。

你怎么可能让他楼都不下。

仙奶奶不管这些，要治病就得按她的来。

“踩了地面，那鬼东西就可能落地，那就等着成哑巴吧。

“穆老板不敢再说什么了。

老婆在一边说：“只能锁在楼上了。

“的确就是这么做的，他们当天就请李铁匠焊了一扇铁条门。

为了给穆鱼提供尽可能大的活动空间，铁门装在一楼地面的前两个台阶上，他可以透过铁门看清一楼饭店里每一个客人，就是脚够不到地面。

作法的时候穆鱼倒不怕了，和电视里演的差不多。

仙奶奶散开白发，风吹过来四散飘拂，手里一把木剑，烧香，燃纸，对着半空咕噜咕噜叫，然后一声大喊：“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大鬼小鬼现原形！”

“木剑突然插进纸盆里。

火灭了。

仙奶奶说行了，最多三个月就能开口。

后来父母问穆鱼当时有什么感觉，他摇摇头，什么也没感觉到。

他就是觉得仙奶奶的那句话好玩：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大鬼小鬼现原形。

仙奶奶一身的老骨头都在哆嗦。

3 一个多月了，他一直待在楼上。

父母下楼就把铁门锁上，吃饭时叫他，把饭菜从铁条中间递过去。

他端上楼，或者直接坐在楼梯上吃，一边吃一边看着来来往往的客人。

他喜欢听他们说话，这些从水上经过的人来自四面八方，南腔北调，有的喝大了舌头出口就像鸟叫。

有时候他对某件事感兴趣，不由自主就对他们大喊大叫，但是没有人听见。

这种时候穆鱼最绝望，往往饭吃到一半便再也咽不下去，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听不见，于是委屈得泪流满面。

开始他还踢几脚铁门出气，后来习惯了，放下饭碗就往楼上跑。

有时候憋得难受了，就一个人在楼梯上来来回回跑。

没人跟他玩，只能自己跟自己玩。

趴在走廊上看花街，或者伏在后窗上看石码头和运河。

父母规定，晚上不许看花街，理由是经常有坏人在晚上出入花街。

他当然不相信，他们以为他什么都不懂，为此他在心里暗暗笑话他们。

他知道那些在夜晚出入花街的陌生男人都是去找女人的，那些在门楼上挂小灯笼的女人打开门迎接他们，把他们带进自己的屋子里，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，也可能更长时间，再把他们送出来，他们就给她钱。

他知道他们在干什么。

所以，晚上他偷看花街的时候，只看那些门口挂灯笼的院子。

院子里的女人他大部分都见过，有本地人，更多的是外地人，坐着船来到石码头，在花街上租一间屋子住下来。

她们的生活就是一次次在门楼上挂灯笼，等男人来摘，男人走了她再挂出来。

他也知道很多在他家饭店吃饭的跑船人，船老大和那些水手，酒足饭饱了也会去花街摘灯笼。

但是说到底，这些都不好玩，大人的事他其实没兴趣。

现在他发现了光头。

他没想到可以用镜子和一个陌生人一起玩。

他晃动镜子时高兴坏了，看得出来光头也很高兴。

他们就这么照来照去，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。

他正担心对方可能会厌倦，光头突然收起瓷碗转过身，蹲在船头开始摆弄什么东西。

怎么照他都不转身。

## &lt;&lt;古斯特城堡&gt;&gt;

然后穆鱼看到一个陌生的瘦男人从岸边跳上船，他的右手比画了几下，从船舱里走出来一个女人，衣服耷在一边，露出光裸的右肩。

瘦男人对着光头比画几下，又对着女人比画几下，一把将女人推进了船舱，接着他也进去了。

船头只剩下蹲着的光头继续蹲着，穆鱼等着他转身，但他一直没转过来。

然后，穆鱼看到船晃动起来。

船没完没了地摇荡，光头没完没了地背对他蹲着，太阳晒得穆鱼头发蒙，他终于决定不再等，下楼找水喝。

抓着扶手往下走时，他无意中瞥了一眼自家的院子，看到晾衣绳上挂满了从没见过的被褥和衣服，正湿漉漉地往下滴水。

谁会把被褥里的棉花都洗了呢？

穆鱼拿着纸和笔来到铁门前，拍打铁门让正在择菜的母亲过来。

他在纸上写：“我要喝水。”

母亲倒了一大杯水递给他，继续择菜。

他就坐在楼梯上喝水。

喝了一半他又拍打铁门，在纸上写了一行字让母亲看：“谁家的被子和衣服在绳上？”

母亲说：“过路人家的，借我们的院子晒晒。”

穆鱼接着又写：“被子怎么是湿的？”

“船翻了，被褥和衣服掉进水里，”母亲说，手里还在择菜，“就湿了。还喝吗？”

穆鱼摇摇头，站起来要往楼上跑，跑两个台阶又停下来。

他再次写了一行字：“船上的光头叫什么名字？”

母亲说：“哪个光头？”

哦，你说的是过路那家的小孩？

不知道。

然后转身问正在厨房里忙活的丈夫：“你知道那家的小孩叫什么？”

父亲说：“哪有空问这个！”

这时候老枪从门外进来，枪杆上挂着四只野鸡。

他是花街上的老猎手，多少年了一直靠打猎为生，打到了野物就卖给穆鱼家的饭店。

老枪问：“哪家小孩？”

母亲说：“过路的那个老罗家的。”

“那就知道了。”

听说那家伙打渔是把好手，一年到头在水上漂。

我就奇怪，玩了一辈子水，怎么就把船给弄翻了。

“谁知道。”

父亲拎了杆秤从厨房里出来，让老枪自己称那四只野鸡，说是昨夜里风雨大，在芦溪翻的船。

打听不到，穆鱼有点失望，他要了几根好看的野鸡翎就上了楼顶。

乌篷船还在，光头不见了。

露着右肩的女人坐在船头洗衣服。

4 母亲在楼下叫穆鱼吃午饭。

他来到铁门前，母亲递饭时告诉他，那孩子叫九果。

九果，他在心里把这名字说了一遍，觉得怪兮兮的。

他把菜放到楼梯上，手里端着米饭，一粒一粒地往嘴里送。

饭吃得慢一点就可以多看看饭店里的人，每天只在吃饭的时候他才能一下子看到这么多人，他喜欢人多，热闹。

认识的不认识的人都进到饭店里。

他看到一个瘦高个儿的男人拎着两条鱼走进来，进门就叫穆老板。



## &lt;&lt;古斯特城堡&gt;&gt;

父亲从他看不见的地方走出来，说：“老罗，来了。”

“送两条鱼给你尝尝鲜。”

老罗说，把鱼举到鼻子前，“我老婆说，要好好感谢你们。”

“老罗客气了，应该的。”

穆老板把鱼推过去，“这不是白大雁吗？咱们清江浦最好的鱼。这可不能要，你拿回去，让孩子尝尝。这东西难得一见。”

“所以送给穆老板，一点心意，一定收下。你不收，我回去没法儿跟老婆交代。”

“推让了半天，穆鱼看到父亲还是收下了。父亲拎着鱼对母亲说：“拿去收拾一下，我和老罗喝两盅。”

然后找了张桌子坐下来，很快有人送来茶水和烟。他们等着酒菜，弹着烟灰聊起来。

老罗说：“这地方不错。”

“那就多住些日子。”

穆老板说：“我这四海为家的人，在哪儿都一样，有口饭吃就是家。对了，我听说你们这儿都认这种白大雁。穆老板你们需不需要？”

“当然需要。”

穆老板替他点上一根烟，“有多少要多少。这东西肉嫩，听来往的客人说，就我们清江浦有，他们都爱吃，只是难抓。”

“这个好办。”

老罗一下子把眉眼舒展开了，“没有我抓不到的鱼，只要有。这么说，我们一家就可以在石码头上待下去了？”

“没问题！”

穆老板说。酒和小菜上来了，他给老罗倒满，两人碰一下，“我正愁那些好这东西的客人没法儿打发呢。就这么定了。我高价收。”

穆鱼和他们一样高兴，那个叫九果的光头就会一直待在石码头上。他三两口扒完饭菜，拍打着铁门，没等母亲过来收拾碗筷就上楼了。他在楼上看见九果背对这边蹲在船头，看不清在干什么。他从口袋里掏出小镜子，找到太阳，一根光柱打到九果身上。可惜九果没在意，甩甩手钻进了船舱。穆鱼就对着舱口照，那个露肩头的女人走出来，光照到她的光肩膀上。她看见了光，把衣服又往下拽了拽，露出的肩膀更多了。然后她对阳光来的方向眯起眼睛笑，牙也很白。穆鱼赶紧收起镜子趴下，只露出两只眼偷偷地看。那女人对着他的方向歪头笑了很久，直到九果出来把她推到船舱里。

九果又在船头蹲下，这次是面对着他。穆鱼犹豫半天，重新把镜子拿出来。第一个光圈落在九果左脚边，九果没理会。穆鱼又把光打到他右脚上，九果还是没动静。穆鱼胆子渐渐大了，把光打到他脸上。他看到九果用左手揉了揉眼，右手抬起来转动一下，穆鱼立刻觉得一道冰凉的白光刺过来，赶紧把脑

## &lt;&lt;古斯特城堡&gt;&gt;

袋移开，发现那是一把形状怪异的刀。

刀长二十厘米左右，头是尖的。

有分别折到一边的两翼，刀翼的边缘呈锯齿状，中间是一道凹槽。

九果用它灵巧地杀鱼和刮鳞。

九果的刀银白，粘着细碎的鱼鳞，鳞也在发光。

那把刀的光亮远胜过一只白瓷碗。

穆鱼觉得身上一凉，打了个寒战。

他看见九果对他笑了，向他扬扬手里的杀鱼刀。

5 夜晚的花街含混又暧昧。

倒洗脚水时经过走廊，穆鱼停下来，看那些灯笼一盏盏挂起来。

此刻花街声息全无，淹没在夜里，就像淹没在满天的月光和槐花香里。

有几个男人低头走在花街的青石板路上，忽快忽慢，走走停停，突然就摘下了某个灯笼开始敲门。

他们的敲门声也很轻，其他院子里的人听不见。

母亲出现在另一个房间的门口，说：“几点了，还不睡！”

穆鱼嘟着嘴快快地回到自己屋。

躺到床上时他又想到了九果的那把刀。

亮。

其实挺好看，他想，头一歪睡着了。

一觉醒来，太阳老高。

穆鱼跳下床就找小镜子，趿拉着鞋往楼顶跑。

母亲在摊放鱼干。

“跑什么，赶死啊！”

“她说。”

穆鱼没理她，找到太阳的位置，拿出小镜子就要照，发现石码头上的乌篷船不见了。

他转着脑袋找，像投降一样举着镜子。

然后慢慢蹲了下来。

“一大早你跑楼顶上发什么呆？”

“母亲说，见儿子没动，又说，‘说你呢，刷牙洗脸去！’”

穆鱼看着母亲，眼泪出来了。

夜里他梦见和九果用镜子和刀说话。

九果在刀上写了一行字照过来：你叫什么名字？

穆鱼就在镜子上写：我叫穆鱼。

你真叫九果吗？

照过去。

很快九果在刀上说：是啊，就九果。

他还听到九果像鸭子一样的笑声。

九果又说，他以后就在这里，哪儿也不去了。

穆鱼又听到自己的笑声。

“你怎么哭了，儿子？”

“母亲放下鱼干，满手鱼腥味儿要给他擦眼泪，穆鱼躲开了，找到一块石子在楼板上写：

“九果呢？”

他们家的船不见了。

“母亲明白了，说：‘打渔去了吧，没走呢。’”

你看他妈还在石码头上。

“顺着母亲手指的方向，穆鱼看到那个女人倚着一棵槐树坐在石码头上，正往嘴里塞槐花。

他难为情地抹掉眼泪，下楼洗漱了。

吃过饭他又来到楼顶。

## &lt;&lt;古斯特城堡&gt;&gt;

那女人依然歪着身子靠在槐树上，两腿张开，双手耷拉在身边。

穆鱼拿不定她是否睡着了，就用镜子照她。

光在她的头发里走动，到了脸上，穆鱼看到她用手抓了抓脸，胳膊又垂下来。

她睡着了，一只鞋掉在脚边。

从石码头上经过的人偶尔停下来看她，又走了。

围在那里长久不散的是花街上的孩子，都比穆鱼小。

一个男孩往她身上扔石子，完了跳到一边笑。

穆鱼觉得这小家伙讨厌，用镜子照他。

男孩被一道扑面而来的强光吓坏了，赶紧逃跑。

其他孩子也跟着跑。

过了一会儿，裁缝店林婆婆的孙女秀琅又小心地回来了。

她在离那女人两步远的地方停下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扔到女人的脚边。

女人没动静。

她又扔了一次，落到女人腿上，她醒了。

秀琅赶快跑，在远处看她。

那女人见到花纸包裹的东西很高兴，一把抓住抱在怀里，然后对着秀琅眯起眼睛笑。

秀琅羞涩地跑开了。

穆鱼在楼顶坐下来，等着她把糖塞到嘴里。

五月里的阳光浩瀚无边，漫长的时间过去了，那女人只翻来覆去地看那两颗糖，就是不吃，弄得穆鱼也没耐心了。

一直到太阳落尽九果才回来。

老罗坐在船头抽烟，九果在船尾摇橹。

穆鱼对着西天的红霞晃动小镜子，没有光，失望地把它装进了口袋。

在槐树底下坐了几乎一天的女人迅速站起来，船还没停稳她就跳上去，老罗差点从马扎上掉下来。

女人来到船尾，手在九果面前张开，是那两颗包着花纸的糖。

6 第二天船没动，第三天九果又没了。

隔一天捕一次鱼，有这个规律穆鱼心里就有数了，不再一天几十次地往楼顶跑。

正常情况下，他只在九果在家的時候急着上楼顶，其余时间只能看心情。

他们对镜子和刀的游戏已经十分娴熟和随意了，可以用来捉迷藏，也可以用来打仗。

前者的做法是，一个人藏，另一个用镜子或刀找，光照到身上就算找到。

后者则需要另一只手帮忙，当捂住镜子和刀的那只手突然撤掉时，光就射出来，中弹的人就要装出受伤倒地状，不停地遮和放，子弹就不停地射出来。

当然，穆鱼也演练过梦境，在镜子上写字。

开始因为镜子小，字更小，照到九果那里大约什么都没了。

后来让父母买了一面大镜子，他用毛笔在上面写字，九果一定是看见了，但他一个劲儿地摇头。

穆鱼一直弄不明白他为什么总摇头，后来终于想起来，九果可能不认识字。

他就不再这么玩了，顶多在镜子上画点好玩的图案送过去，但绘画的过程太过漫长，九果根本等不了。

九果一直用他的杀鱼刀，随身携带，以便在走路的时候都能和穆鱼打招呼。

在石码头时间久了，他对整个花街差不多也熟了，常常一个人到青石板路上玩，正走着他会突然停下来，找准太阳的位置，一道强光就送到了穆鱼那儿。

因为不断地被阳光清洗，穆鱼觉得九果的刀越来越亮，光也越来越凉，落到皮肤上如同清凉的刀刃。

有一天他和站在花街头上的九果相互照，九果突然收起了刀，转身往石码头上走。

穆鱼觉得奇怪，九果突然连招呼都不打就收家伙。

然后他看到老罗走在花街的青石板路上，他一下子又高兴起来，九果拿着刀的时候挺威猛，一看见老爸就不行了。

老罗走得快，甩开两只长胳膊，等穆鱼转到楼顶的那一边时，老罗基本上已经追上九果了。

## &lt;&lt;古斯特城堡&gt;&gt;

九果开始跑，跳上了船，刚进船舱，老罗也跳上了船，接着穆鱼看到九果被老罗扔到了甲板上，九果还没爬起来，又一个人被扔出来，是露半个肩膀的女人。

然后老罗出来了，捋起袖子一把拽住女人的上衣，上衣被撕坏了一个角，露出白色的肚皮，老罗的巴掌跟着就上了女人的脸。

老罗在打自己的老婆。

一耳光一耳光地抽，偶尔也用上脚。

穆鱼听到了那女人的号叫。

九果坐在甲板上手脚并用地往后退，根本不敢上前，更别说劝架。

他不停地往后退，退过了头，倒头栽进了水里。

有人站在石码头上看，但一个跳上船的都没有，穆鱼跑下楼顶，先去自己屋里拿纸笔，接着跑到铁门前，拍着门告诉父母：九果爸妈打架了！

穆老板跳上船拉开了老罗。

重新回到楼顶上的穆鱼看到，那女人披头散发，浑身上下已经没有任何一片完整的衣服，风吹过来，白色的身体一点一点露出来。

爬上船的九果湿淋淋地站在甲板上的一角，像个可怜虫。

穆鱼不喜欢可怜虫。

因为这个，穆鱼好多天没理九果。

每次九果用刀子的光在他窗前和门前晃来晃去，他都装作没看见。

当然很快他又恢复了镜子与刀的对话，他实在太无聊了，除了九果，找不到别的人玩。

而且，照来照去他其乐无穷。

7 午饭时穆鱼坐在铁门前吃午饭。

斜对面的桌子上坐着父亲和老罗。

他们常在一起喝酒，准确地说，父亲经常请老罗喝酒。

他提供的花大雁如此之多，来往的客人都喜欢，最关键的是，老罗要价不高。

穆老板对他的捕鱼能力惊叹不已。

过去他曾向花街上所有吃水上饭的人收购花大雁，也就是寥寥几条，没下锅就被客人预定完了。

老罗能喝，水上人差不多都这样，能喝能睡。

老罗喝完酒脸色不变，跟没喝一样，出门的时候看起来比进饭店时还清醒。

穆鱼那顿饭直吃到老罗离开饭店，他也放下碗筷去楼上了。

通常母亲都让他睡午觉，哪里睡得着，他觉得这几个月睡的觉多得一辈子都用不完。

他爬到楼顶，看到老罗正往花街上走，大中午的阳光白花花地落到他身上，影子在脚底下像个侏儒。

他拿镜子去照老罗后背，只敢照照后背。

老罗没感觉，继续走，偶尔回下头，又走，穆鱼看见他推开了丹凤的大门。

花街上都说丹凤是扬州人，三年前顺流而下来到石码头。

第一次听她说话，穆鱼没听懂，像鸟叫，不过很快就懂了，现在丹凤的当地话比花街人还溜。

老罗穿过院子进了堂屋，因为被一棵小槐树挡着，穆鱼觉得老罗是一闪一闪进去的。

老罗进了丹凤家，穆鱼觉得应该把这事告诉九果，可是，没灯笼啊，大白天的。

船停在河边的树荫下，九果躺在船头睡午觉。

蜷得像只大虾。

那女人歪着头倚在船舱上，肩膀露在外面，两腿叉开，应该也睡着了。

穆鱼小心地把光照到九果脸上，一动一动地闪。

九果没醒，那女人倒醒了，斜着脸往这边看，又笑了。

她拍了拍九果，穆鱼及时地又把光送过去。

九果坐起来，半天才从屁股后头摸出杀鱼刀。

树荫下没有阳光。

穆鱼把光圈落到九果的脚前，然后移到船边，停在那里。

九果疑惑地看看穆鱼，又看看光圈。

## &lt;&lt;古斯特城堡&gt;&gt;

穆鱼急坏了，又喊不出声，不得不再重复一遍，这一次他特意照了照九果的脚。九果好像明白了，站起来去踩光圈，光圈一下子跑到前面，他再踩，光圈又跳开。那女人张开嘴笑，拍起了手，也站起来要去踩，被九果阻止了。

他跟着光圈踩，上了岸。然后到了饭店旁边的路口。

穆鱼赶快跑到楼顶靠路的那边，继续用镜子引导九果。

九果跟着光圈走在花街上，逐渐没了兴致，他弄不懂穆鱼如此乏味地用镜子引导他到底想干什么。快到丹凤门楼下时，九果终于忍受不了，一转身往回走，刀拿在手里，一道耀眼的白光刺得穆鱼眼晕，他一屁股坐下来，满头的汗，功败垂成。

他希望此刻老罗能出现在花街上，可是丹凤的院子里只有那棵槐树在动。他的光圈再也留不住九果，他边走边转动杀鱼刀，一道道动荡不安的白光闪过穆鱼的眼。然后九果跳上了船，背对穆鱼躺下了。

穆鱼突然觉得没意思，没理会那女人对他的笑，镜子别到身后下了楼。

他在走廊里守了大约一个小时，盯着丹凤的院子都快睡过去了，老罗才从槐树底下走出来。丹凤把他送到大门前，被摸了一把脸才把门关上。

穆鱼发现老罗腰有点弓，走路像喝醉了酒，他一路小跑上了楼顶。

老罗的腰在上船之前突然就挺直了，他踏上船，九果和那女人几乎同时跳起来。

老罗一探胳膊，九果又倒在船头，那女人转身想钻进船舱，被老罗一把揪住，拳头跟着就过来了。

穆鱼听到女人的叫声，在安静的午后听起来虚幻缥缈。

石码头空空荡荡，九果避到了船角，这次他没掉下水。

老罗像上次一样，痛快地揍了一顿老婆。

穆鱼又用镜子引导过两次，九果终于开窍了。

他不知道穆鱼的具体用意何在，但明白一定大有名堂，至少也会是一件好玩的事。

有一天下午他被穆鱼从船头引到花街，一边跟着光圈走，一边用刀去晃穆鱼的眼。

然后他发现，光圈在一个门楼前停下了，不再往前走。

他看了看那个门楼，几乎和周围其他门楼没有区别。

门关着，一点里面的动静都听不到。

他用刀不停地往穆鱼身上照，穆鱼却坚持对着那门楼照。

九果不明白，他甚至从门缝往里看，猜测是否有好玩的东西可以顺手带走。

但他看到一个光着胳膊的女人在院子里，背对着大门，女人弯下腰来的时候露出后腰上一圈丰腴的白肉。

像在洗衣服，又像在摘豆角。

九果对这些都没兴趣。

真正让九果明白的，是老罗。

他爸走进花街时，他正在跟着穆鱼的镜子往前走，忽然发现光圈没了，他转身去找，看见老罗闷着头往这边走。

九果藏起杀鱼刀，贴着墙根低头站着。

穆鱼听不见他们父子俩的声音，只看见老罗指点一番，九果就灰溜溜地回了石码头。

老罗看见他从花街上消失之后才往前走。

九果的刀对着穆鱼闪一下，他像只猫躲在饭店的墙角，脑袋伸向花街。

老罗在某个门楼下停下，一侧身不见了。

穆鱼的光圈重新出现在他脚前，一点点向花街移动。

九果跟着，接近那个门楼时，他突然转身往回跑，快得穆鱼的镜子都跟不上他。

穆鱼看到黑得像泥鳅的九果发疯似的跑向石码头，他没跳上自己的船，也没理会正在船头洗衣服的母亲，九果一个猛子扎进了运河里。

穆鱼在楼顶上坐下来，仔细盯着水面，他想要在九果钻出水面的时候就把光打到他身上。可是九果迟迟不露头，应该是很久了，他已经等得心发慌头冒汗。

## &lt;&lt;古斯特城堡&gt;&gt;

连露肩膀的女人也等不了了，跳下了水。  
她在水中游了好一会儿，前面不远处露出九果的脑袋。  
他还活着，向母亲游过去。  
穆鱼的光圈出现在水面上时，九果已经抱住了母亲的胳膊。

8 老罗隔三差五去一次丹凤那里，穆鱼看在眼里。  
他觉得自己是花街上最闲的人。  
九果出了问题，他看得出来，镜子和刀对话常常接不上头。  
九果心不在焉，经常握着刀半天不动，根本不管他躲到了什么地方。  
九果去花街也不再需要跟着他的镜子，而是跟着老罗，当老罗消失在丹凤的门楼前，九果就在花街尽头出现了。  
他谨慎地走在青石板路上，顾不上用刀来回答楼上的镜子。  
但他每次都走不到丹凤的门前就回来了，回来往往是一路狂奔，有时候一边跑一边用刀子划墙，有青苔的地方冲破青苔，没青苔的地方在石头上擦出火花。  
回到船上，在母亲对面坐下，一直坐到老罗轻飘飘地从花街上回来。  
老罗打老婆时他依然坐着，不再躲到一边，有一回甚至突然在老罗面前站了起来，尽管刚及脖子，老罗还是愣了一下，然后是对老婆更猛烈的拳头和耳光。  
九果就那么站着不动，直到老罗打累了停下来。

那天午饭后穆鱼听收音机，好听的歌把他迷糊过去，竟一觉睡到下午三点。  
他起来就往楼顶跑，果然看见九果在他们家楼下转来转去，杀鱼刀漫无目的地泛着光。  
他把光圈送到九果脚前，九果抬起了头。

“看见他了？”  
“九果问他。”  
这是他第一次听到九果说话，还以为他是哑巴呢。  
他摇摇头，他知道“他”是谁。  
“去，那，那家了吗？”  
“九果又问。”  
他又摇摇头。  
“没去？”  
“他还是摇摇头。”

九果被弄糊涂了，有点着急：“你哑巴啊？说话呀！”

“他不动了。”  
“那你下来，下来啊。”  
“九果向他招手，‘我有事问你。’”  
“他还是不动。”  
“你瘸了是不是！”

“九果生气了，‘下来！’”  
“杀鱼刀晃了他的眼，他觉得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。  
他都快忘了说话和下楼这回事了。  
他突然委屈极了，狠狠地看了一眼九果，对着他大喊一声：‘我再也不理你了！’”  
“可是有什么声音都没有，眼泪倒更多了。  
他一扭身往回走，下楼的时候对自己说，不跟他玩了，这辈子都不跟他玩了！  
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

随后几天，他不再去楼顶，看到九果不断地将刀子的光照到门和窗户上他也不出去。  
九果叫他也不理，他听见九果在外面过一会儿冒出来一声，喂，喂。  
甚至有天晚上九果也在楼下喂喂。  
再喂也不跟你玩。

## &lt;&lt;古斯特城堡&gt;&gt;

那晚后，九果的声音没了，门和窗户上也不再出现刀光。

穆鱼在屋里开始不踏实，心里空落落的。

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觉得身上出汗时发现自己竟然已经上了楼顶，而且拿着镜子。

他决定妥协了，往石码头那边找，乌篷船还在，露肩的女人坐在船头发呆，没有九果。

他转身往花街方向看，午后的石板路上铺满阳光，一个人也没有。

他下意识地瞟了一眼丹凤的院子，吓了一跳，九果像只猫趴在墙头上，拱着背。

他也看见了穆鱼，对穆鱼远远地咧开嘴，一口白牙，然后手中一晃，白光在刀面上炸开来。

穆鱼觉得自己如同突然活了过来，充满了不可名状的兴奋，他在楼顶跺起了脚，挥舞着两只胳膊，镜子里的光漫天飞舞，光消失在光里。

九果一侧身落到了墙下。

穆鱼把胳膊和脚停下来，对着丹凤的院子发愣。

槐花最繁盛的时期已经过去，空气中残余着香甜，细处有种类败和忧伤的味道，因而也更浓更酽。

他想起今年就没正经地吃过几串槐花，过去他总要吃很多，爬到树上，坐在枝杈间放开肚皮吃。

一晃槐花都开完了。

他不知道九果到丹凤的院子里干什么。

时间很短，短得他想都没想清楚九果可能会干什么，九果就重新出现在墙头上。

这一回九果没有让他看见自己的白牙。

他只是看见九果在太阳底下扬了一下手中的东西，发出的分明是红光，鲜红艳丽，如同过年时漂亮的红焰火。

穆鱼觉得头脑转得缓慢，他想不出来那焰火一样红的东西是什么。

九果已经过了墙，跳到了花街上，像过去一样向石码头狂奔。

那一闪一闪的红。

然后穆鱼听到一个女人的叫声，有点远，丹凤光着身子在小槐树下又蹦又跳，忙得两只手不知道往哪里放。

丹凤白得也晃眼。

她叫了一会儿就停住了，因为周围有了动静。

午睡的花街被惊醒，一扇扇门被打开，很多人穿着拖鞋往外跑。

穆鱼看见那些穿着短裤、汗衫和拖鞋的邻居像一群花大雁游向丹凤的门楼。

丹凤跑回了屋，当人们冲进她的院子，她已经用一条大床单把自己裹起来了。

跟她一起走出屋的是老罗，披一件衬衫，抱着肚子，从手开始一直到脚，都是红的，他不断地弯腰，弯腰，如同一只掉进热锅里的大虾，头和脚的距离越来越近。

穆鱼听到人声乱起来，他突然想到九果，跑到楼顶的另一边，石码头上一个人影也没有。

乌篷船在走，他看到露肩的女人站在船上正对着石码头挥手，摇船的是九果。

九果摇船像跑步，低头弓腰。

他迅速跑下楼，母亲刚打开铁门，端着一托盘的水果要往上走。

他冲下去，撞掉托盘，水果顺着楼梯往下滚，穿过铁门时他听到母亲绝望地惊叫一声，已经来不及了，他踏上了一楼的地面。

地面让他感觉陌生，出门被一个台阶绊倒了，一头抢到地上，啃了一嘴的泥。

他一边跑一边咳嗽，跑到码头边上，乌篷船已经走远了。

他觉得嘴里的泥怎么也咳嗽不净，一低头吐了出来。

吐了第一口接着吐第二口，先吐午饭再吐早饭，再也没东西可吐了，他直起腰，觉得身体一下子轻了。

母亲在身后把他抱离了地面，他挣扎，用尽力气对着午后的运河水喊：“九果！”

他听见了自己的声音，然后摔到了地上。

母亲惊得松开了手，她的嘴巴和眼睛同时变大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九果！”

他再次发出了声音。

<<古斯特城堡>>

他看见九果转过了身，把手举到半空。

他一定听见了他在喊他。

2006年4月18日，芙蓉里      &hellip;&hellip;



<<古斯特城堡>>

编辑推荐

电影《北京你好》原著者、《我坚强的小船》编剧 受莫言、阎连科、李敬泽赞誉的“70后最优秀小说家” 徐则臣最新力作大集结 于他人的遭际中寻找我心的安稳 我们都是小人物 “我觉得仿佛得到了自由，整个人和整个世界息息相通，身体上的每一个地方都活起来了。”

<<古斯特城堡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